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箴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蟈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

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罔罝掩捕麑鷇躭湎沉猶鋪百川鮮羔羆羿

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鶵冬葵溫韭浚茈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垔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銻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今

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鏕塗采珥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松彤樸羝皮傅今富者鼲鼯狐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鼯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鷹而已及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鞶耳銀鑷鞴黃金琅勒罽繡弇汙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

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撜拘鮐鱧醢醯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盖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盖社塲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

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藺蘧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闒坐平莞古者不粥絍不市食及其後則

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腊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胹羔豆賜鷩膹鴈羹自鮑甘瓠熱粱和炙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

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
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縣吏
素桑樣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古者不
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
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
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
罘罳古者隣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
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
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

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
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韠璧端
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
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
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
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
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
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

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蚤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稟紃下越端緌緣中者鄧里閭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

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瑑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

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

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顧覩也若夫劒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萬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槖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

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内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劒也必妄殺生也

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縣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

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旣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縣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賈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縣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晳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

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辜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illegible]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菌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惜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

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之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流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

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
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
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
年嘗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
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
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
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
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
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

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
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
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
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
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
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
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
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
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負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昏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

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礪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

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六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絶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絶

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駞駞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刼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圖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

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臣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

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
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
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
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
朝鮮踰徼刼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
內侵滑服令氐棘人舟駹雋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
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
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
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
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

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
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
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
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
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
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
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
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
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戍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廉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

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無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

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

濕者之廇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
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
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
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卧無呌號者
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梁齧
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粘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
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
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
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
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

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
顇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
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
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
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
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
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
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
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

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上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軍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

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遠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

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卽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稿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紿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

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大夫曰伯翳之始

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曜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舟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至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

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
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秦既并天下
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
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
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
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
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
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
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
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
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
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
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
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怛故無手足則支體
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
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
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
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

畧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讐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

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翕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

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
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
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瓜
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内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劒
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
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
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
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
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
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絶之勞此

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
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
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
皐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
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
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
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
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
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屈解而附於

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
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
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埆
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
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
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
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且成爲主
計者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
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
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
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
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
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
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
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
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
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者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
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

有疾不治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蹶蹻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

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者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蠆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

當失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挐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關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鼪之會書公紿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辯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

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
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
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
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
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
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
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

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狙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安行也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阪前

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安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

之圖宋秦師敗崤嶔崟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阪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

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皐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荊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

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度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鋋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驅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

櫃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劒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鞄以仁義爲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鋭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鋭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内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刼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廡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襌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粮不見紫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上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

天同大馬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孤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

舩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擾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臣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嵗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析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絶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蠃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詩云降福攘攘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絶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氷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蓐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愼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失微倖誅誠蹠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

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衰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

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夔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

里爲民穽也罰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來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皐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

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劒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

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絶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舉陷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

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
治煩亂天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
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
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
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
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
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
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
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

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
城郭壞沮稻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
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舉禹
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
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
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
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
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
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

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
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
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
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
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
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
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
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
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
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絶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
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
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
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
及尸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
色溪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
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輔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惠銚
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惠無準平患其舍
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
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

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

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婞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

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蕪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

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
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
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
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
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
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
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
顛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
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
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

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
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
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蹻廉
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
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不敢馮河爲其
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
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
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
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
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

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令顧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蔡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

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逮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蹻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

禮修文有似窮蹙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

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内慙四擾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辭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閭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燦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

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
正法然巨儒宿學悉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
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
人道諛之徒何足筭哉

鹽鐵論卷第十